



细菌战，衢州永远的伤痛

本报记者 郑勇

死亡40000余人！这个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触目惊心的数字发生在衢州。它是衢州细菌战不完全统计的遇难人数，另外还有30多万人染病受伤，死伤者超过广岛原子弹爆炸造成的死伤人数。衢州细菌战，在全省乃至全国是遭受害最严重的，衢州由此成为一个悲怆的城市，它也成为日军侵华罪恶史的重要见证地。

罗汉井上投下疫苗

衢州号称“四省通衢”，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当时在城东建有东南最大也是离日本本土最近的军用机场，是美军轰炸日本机组的计划降落地，通过细菌战攻击衢州使其丧失军事地位，自然就成为侵华日军的重要战略。罗汉井5号是衢州老城的一处宅院，距离城门不远，当时主人姓黄，是户殷实人家。甘甜的罗汉井滋养着附近居民的平静生活，因为码头的原因，罗汉井和上下营街、水亭街一带是那时衢州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惨绝人寰的细菌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爆发的。

1940年10月4日上午9时许，一架日机从罗汉井5号上空飞过，沿着城西罗汉井、柴家巷、水亭街、美俗坊一带投撒麦粒、小米、棉花、跳蚤和传单等物品。有些节俭缩食的市民还将天上掉下的麦粒扫拢喂鸡，殊不知，这些东西早已被日军染上了疫苗。

一个多月后，附近的柴家巷居民吴士英、郑科第以及罗汉井5号主人黄廖氏相继发病，几天后三人不治死亡。11月16日发病者剧增，疫区被

平湖市独山港，是浙北一个重要的港口。7月的盛夏，记者来到这里。78年前，就是在这片海岸线，面对企图在此强行登陆的日军，英勇无畏的中国军民打响了浙江抗战的第一枪，在冲天的杀敌声中，他们的鲜血浸透了海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由于中国军队进行艰苦卓绝的抵抗，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于是，日军总部决定改变策略，开辟新的战场，在杭州湾北部登陆，采取迂回包抄，以威胁驻守淞沪的中国军队。

虽然在上海作战初期，国民政府曾经设想过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包抄中国军队战线侧翼的可能，因此在沿岸建有简单的防御工事并留有一些二线部队进行监视，但是在上海战事趋于激烈、兵源枯竭之时，却也只能将防守杭州湾的二线部队一一投入正面战场。

11月5日拂晓4时许，日本陆军第10军在司令官柳川平助的指挥下，发起了全面登陆作战，日军趁着朦胧晓雾，开始发起登陆。

一时之间，浓雾弥漫的海滩之上，杭州湾北岸金山卫附近的全公亭、金丝娘桥、金山嘴、柘林等处同时出现大批日军登陆部队。面对铺满海面的日本铁甲登陆舰和日本陆军6个联队约万余人先头部队，驻守在海岸线上的中国军人没有一个仓皇逃生。平湖境内金丝娘桥乡公所海防哨发现敌情后，该哨所事务员朱希文率

领哨兵10多人，在迷雾中开枪抵御，



在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细菌战亲历者叶赛舟夫妇合影。(郑勇 摄)

逐渐封锁，成立隔离医院。12月25日衢州疫情迅速蔓延，全城58条街道13个乡镇2000多人死亡，病死率97.5%。

“一个早上两具棺材”

86岁的叶赛舟老人那时只有11岁，还是一名蹦蹦跳跳哼着儿歌的小学生，就住在黄廖氏家的附近，时常与黄家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其实早在细菌战之前，叶赛舟就已经感受到了

战争的威胁。由于日军时常轰炸机场，防空警报时时在衢州古城上空拉响，在阵阵呼啸声中，单薄的叶赛舟像洪流中的一片叶子，被裹挟在人流里躲炸弹钻地洞。

可是，更大的恐怖随后而来。1940年10月4日，衢州细菌战开始爆发，随后不久家破人亡成为常态。来年春节，叶赛舟的伯父感染病菌几天后就不治身亡。为他做寿衣的裁缝也染病去世。不到一个月，叶赛舟的伯母、祖母也相继病倒。一天早晨，两具白皮棺材

从伯母家抬出，那时已经没有人送葬，只有孤零零的抬棺人，棺材上盖着死者生前的被子。已接到叶赛舟家居住的堂妹恰好回家撞见，她一眼认出那条被子是自己妈妈的，没想到的是，祖母也在那天早上一同离世了。

此后近五年，伴随着日军的长期轰炸和两次攻陷衢州，日军先后发动了包括鼠疫、伤寒、炭疽、疟疾等在内的多项细菌战。

1942年8月25日，日军细菌战首犯石井四郎亲自到衢州指挥细菌战计划，在水井水塘处撒播各类病菌。更有甚者，据当时被抓的农民回忆，日军强迫战俘喝带病菌的水，然后再释放他们，疫情于是传播越来越严重。日军宣布投降后，衢州细菌战的影响仍然未能消除。次年依然有近5600人死于因细菌战而造成的各类疫情。直到1948年底，长达8年的疫情才得以控制，前后致我30多万同胞染病受伤，4万余人遇难。古来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衢州在日寇摧残之下哀鸿遍野、生灵涂炭，留下了无数伤心的记忆和痛苦的病体。

遗毒至今不容忘却

历史无法忘怀。罗汉井5号终于在2005年改建为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枝繁叶茂的小花园竖立着“细菌战遇难民众纪念碑”，边上的黑墙铭刻着受害者名单，第二个就是这里曾经的主人黄廖氏。进入大门，院子中央竖有

石柱，上刻粗宋体“一九四零”，顶端为莲花座。这座民国初年风格的两层木楼保存了大量关于衢州细菌战的实物图片，铭记着苦难，控诉着罪恶。

就在展馆里，陈列着一些细菌战幸存者的照片，他们受伤的躯体令人不忍直视。抗战胜利已经整整70年了，衢州仍有200多名受细菌战摧残的烂脚病人，他们都已进入人生暮年，却依然在痛苦中度过，这样巨大的痛苦几乎伴随了他们一生。徐春雨老人受炭疽病折磨，后做截肢手术；许家雯老人双腿长期溃烂无法治愈；杨春莲老人更因不堪忍受选择自尽。这些日夜不宁的被摧残者，无疑是日军侵华罪行最鲜活的见证。

叶赛舟与记者见面的地方也是选在这处她少年时就熟悉的宅院里。陪同她前来的是她的先生方加倍。方先生从金华而来，也是细菌战的受害者，在一个多月里失去了六个亲人。夫妇两人的腿上至今还有受病菌感染的疤痕。“我们牢记历史，并不是记仇，而是为了珍爱和平。”白发苍苍一脸祥和的老夫妇站在纪念碑前合影，“一九四零”尤其庄重。

展览馆去年被评为国家级首批抗战遗址。随着抗战胜利70周年的临近，参观者越来越多。“为国家，或为自己，我们都要站在历史之上，成为更好的自己。”在留言本上，记者看到浙江工商大学学生的心声。历史终将被一代代人铭记。

我跟父亲像往常一样去海边抓海蜇。刚走到海塘边，突然发现海上密密麻麻停满了架着大炮的大船，船上挂着日本的旗子，我们拔腿就往回跑。”没过多久，日机就开始轰炸，全文金跟家人开始往村外逃。

“鬼子上岸后一路烧杀抢掠，村里有些人直接被枪打死，有的被烧死在屋子里。”对于全文金来说，这是一场永生难忘的劫难。逃难途中，他和家人躲在一个洞穴里，外面盖上稻草。“我3岁的妹妹吓得不停地哭，为了避免哭声被鬼子听到连带其他人遭殃，我母亲只得把妹妹紧紧搂在怀里，堵住她的嘴不让她哭，最后可怜的妹妹被活活闷死了。”回想起往事，87岁的全文金老泪纵横。

从独山港码头沿海塘向西行三公里，便到达全公亭。亭中耸立着一块青石墓碑，上刻“侵华日军登陆处”。碑后的几行小字，无声控诉着日寇的侵略罪行：“1937年11月5日（农历十月初三）晨，日军在白沙湾、全公亭一带登陆，当地军民奋起抵抗，壮烈牺牲百余人，日军侵占后，屠杀百姓500余人，烧毁民房2000余间。勒石铭记，以志不忘。”

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后，淞沪战场态势急剧恶化，中国军队被迫全线西撤，太湖南走廊被日军打通，直接导致上海、南京和杭州等重大城市的失陷。

穿过历史的硝烟，78年以后，我们来到这片中华儿女曾经浴血奋战的海塘。眼前早已不是曾经的泥泞滩涂，浙北最大的粮食码头矗立在海岸旁。这些繁荣的背后，有众多勇士的功绩。

平湖登陆战——

三个连的抗日壮士面对10余万登陆日军不退缩

本报记者 杨静雅

全部牺牲；白沙湾东司城一带一连守军浴血奋战，大多英勇殉国；在全公亭海天寺留守的炮兵连坚守阵地，孤军奋战，也大多为国捐躯。

“日军当时动用了150艘舰艇登陆，而当时杭州湾沿线的中国驻军已经奉命调往上海战场增援，这里长有数十公里的海岸线只有3个连防守。”平湖市史志办副主任郭杰光告诉记者，当时几百人的守军既无重炮，也没有像样的工事，去抵抗拥有飞机大炮的10万日军，兵力悬殊。

激战中，守卫的许多士兵壮烈殉国。当中国军队第63师顶着日军的炮火，冒雨跋涉，到达全公亭至金丝娘桥一线增援时，沿岸的守兵已伤亡殆尽。在全公亭，第378团二营与敌军展开激战，全营伤亡三分之二。

“在这场可歌可泣的阻击战中，中国军民面对敌军的兵力火力优势，浴血奋战，作出了极大牺牲，同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和阻滞了日军



采访团的记者在平湖侵华日军登陆处采访。

进攻的势头，对淞沪主战场中国主力部队的西撤起到了一定的掩护作用。”郭杰光说。

家住独山港镇海塘村的全文金当年亲眼目睹了日军登陆。“那天早晨，天蒙蒙亮，雾特别大，四周白茫茫一片。

“驼峰”坠机残骸唤醒的悲壮岁月

据新华社成都8月17日电（记者任卫东 丁静 刘慧）贴近历史冰冷的躯壳，就能感受他的温暖、绚烂和悲壮。长眠藏于冰川七十余年的“驼峰”坠机部分残骸16日从西藏波密县运抵四川成都，收藏于四川建川博物馆，并向公众展出。

驼峰飞机什么样？驼峰飞行员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珍贵的文物将那段艰苦的岁月和战火中青春的面孔推到我们眼前。

战火：驼峰飞机运子弹也运黄金

在50多件编号为41-24688的美军C-87型运输机坠机残骸中，一块机翼残片被制作成长5米、宽2米的模型，可见机体并不大。据《驼峰航线》作者刘小童考证，驼峰航线运输机奇缺，C-87型运输机是由轰炸机改装的。

这架飞机1943年冬坠毁在西藏林芝地区波密县若果冰川海拔4100米处。1993年，当地猎人发现了坠机残骸和5具遗体。遗体被美方确认为“驼峰”飞行员。

二战时期开辟的驼峰航线，是盟国为了给中国输送战略物资而开辟的“空

中生命线”。约有1500架美国飞机坠落在中国的西南边陲……

“天气晴朗时，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我们给这条洒满战友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一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铝谷’。”美国《时代》周刊二战时期如此描述驼峰航线。

刘小童采访发现，驼峰没有气象、通讯、导航保障，飞行换人不换机，在各种恶劣条件下，飞机一直在超负荷运转，一直到飞到坠毁，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的平均寿命只有90天。

驼峰飞行员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蚂蚁搬家似的运送了85万吨物资。运送物资除了弹药、汽油、器械之外，还有黄金。

“驼峰航线上散落的美金、金条不计其数。”刘小童说，飞机遇险时首先会扔掉黄金、药品等。

青春：为了你，我一定能活！

对驼峰飞行员来说，每一次飞行都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次。因此，驼峰飞行员大多不谈恋爱，但刘小童采访到了一个唯美的爱情故事。

帅气的飞行员吴子丹机缘巧合认识了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附近工作的国军文

职员刘芳。

那时候中航在巫家坝机场有一个专用停机坪，吴子丹和其他飞行员回来时常常是黄昏，夕阳中三人背着降落伞走在停机坪上，剪影像大片一样帅气。

两人恋爱后，刘芳不愿意上停机坪了，怕看到停机位空荡荡的。因为担心吴子丹，刘芳常常做梦都在哭。吴子丹就安慰刘芳：“为了你，我一定能活。”

战事吃紧，飞行员常常超负荷工作。龙启明在驼峰航线上飞了2100多个小时。他回忆说，飞机不统一编号，也不固定飞行员，哪架飞机回来了，正在待命的机组马上替换……

邓重煌谈到驼峰的感受时说——就是累、困，闭上眼睛就想睡觉。有时在飞机上就想摔了算了，实在是受不了。

友情：战争炼就“驼峰情缘”

在共同战斗的岁月里，驼峰飞行员与当地中国人相互帮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来华参战的美国飞行员军装上都缝着一块绸布，写着“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的字样。这块被称为

“血幅”的绸布，帮助因迷路、事故或被日军击落而迫降、跳伞的美国飞行员得到中国军民的救护。

中国百姓对驼峰飞行员非常爱护。1944年6月，飞行员罗伯特·威瑟尔霍



飞虎队一名中国队员在机场守卫。

(资料照片)

致敬

百岁抗战老兵：双枪纵横大别山



抗战老兵周雄。(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武汉8月18日电（记者朱文辰 张墨成）在湖北省黄石市，有一位传奇的抗战老兵：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新四军便衣队队长，他手持两把驳壳枪，纵横大别山区，数次闯进日军据点营救战友。他叫周雄，人称“周拐子”。

记者在黄石市干休所见到了周老。经历岁月的洗礼，他的身体依旧硬朗。据其家人介绍，周老出生于1909年，现在已是106岁高龄，视力已经模糊，耳朵也很难听清楚，语言表达吃力。周老的儿子周兴琼是听着父亲的战斗故事长大的，他替父亲向记者讲述了那段抗战历史。

1938年，周老加入麻城抗日队伍，因为训练认真，被提拔为班长。不久，周老迎来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战斗——攻打日军在当地的一个据点。当时，一支敌军小队靠一挺重机枪将他们牢牢压制。周老带着战士从侧面迂回过去，眼见操纵机枪的3个日本兵恰好好在一条直线上，他开了一枪，3个日本兵应声倒下。没有了机枪掩护的日军大部分被歼灭。

周老在这次战斗中右臂受伤，从此无法弯曲，人们送他一个绰号——手枪队“周拐子”。随后，“周拐子”的名声在大别山地区传开了。

那段烽火岁月中，周老先后担任手枪队队长、警卫营营长等，数次闯入日军据点营救战友。1940年至1944年，周老主要在湖北阳新等地做敌后工作，组织发动群众。新中国成立后，周老曾先后担任浠水县总工会主席、浠水县工业局局长等职。

2004年起，时年95岁的周老开始写回忆录和随笔。尽管年岁已高，他仍然坚持每天写作。记者在周老的家里看到厚厚一沓文稿，周兴琼说有10万字。

周老的家人介绍，除了几枚勋章，家里留存下来的带有抗战印记的物品并不多。这本回忆录是父亲留给子孙们最宝贵的东西，他们准备今年将未编辑的回忆录整理完善，找一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艰辛的抗战年代，曾经有一位老兵这样战斗过。

战歌

《游击队之歌》：脍炙人口 经久不衰

据新华社太原8月18日电（记者王卓伦）“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员，哪怕那山高水又深……”70多年过去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游击队之歌》一响起，游击战士们巧妙、灵活地与敌人周旋，伺机消灭敌人的形象仍然生动地浮现在人们眼前。

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山西大同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军队并取得抗日首胜的战斗，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举国抗日信心大增。几个月后，深冬已至，115师主力343旅驻扎在山西省洪洞县白石村温家大院。而恰好此时，贺绿汀等文化名人组成的“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一队”辗转来到了山西抗日前线。到白石村一带慰问演出时，贺绿汀听取了343旅政委肖华对平型关大捷的生动描述，对八路军游击战法产生了浓厚兴趣。

于是，创作灵感被激发的贺绿汀，在1937年寒冬的白石村温家大院一间瓦房内，一夜之间连词带曲写下了这首振奋人心的歌曲。这首歌不仅准确刻画出游击队员机智、灵活的英雄形象，其歌词也接近八路军的游击战法，用音乐的形式为游击战作了一个形象注脚。

此后，《游击队之歌》以其简单明快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曲调，迅速传遍山西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而传遍全国各抗日战场，成为八路军战士们苦中作乐的精神力量。

栏头设计 左文辉